



大學古義

1367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一	
經書	
第 870 號	
第 1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明口口口
孫卷
1.5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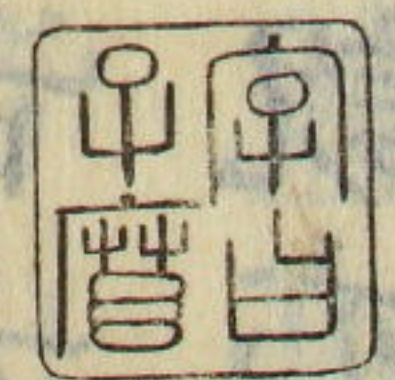
刊大學古義序
明和乙酉之夏先祖考玉池先生
創立躋壽館首請金峨先生總理
學政兼講經藝家君繼承亦率由
之十四年如一日也今年春因生
徒之請講朱註大學凡先生之講
業必先從本註說之然後述其所



見以詳論之務歸之正是書獨更
易章句改定原文則朱氏大學而
非古大學也况其所以爲說則體
用虛寂皆與古訓乖欲正之各條
下彼此相反前後錯出聽者不得
不迷此是編之所以由成也蓋先
儒爲之解者比比不鮮要之皆出
於宋儒氏明陽明王氏獨依古大
學辨程朱之非是而良心之說亦
非宅心之義我人東嶽總論
邦仁齋伊氏徂徠物氏以英邁之資
倡復古之學唯定本則不信古解
亦多牽強學者苟由此而讀之不
特知大學所以爲大學諸家得失

亦若視諸掌矣余幸受之遂謀諸
家君速命剞劂以藏本館與來學
之士偕之云爾
安永戊戌之夏

門人東都劉簡謹識



金峨先生大學古義

門人東都劉簡校

大學者大人之學大人者聖人即指先王而言之
易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是也
論語與聖人並稱直以為君也蓋仲尼沒微言絕
七十子啗大義乖百家衆技雜出乎其間各以其
學為學以其善為善於是下有以先王之道說時君
者惡其致混淆故以至善稱禮加大字以別之亦
崇尊之至不得已之言大音泰為是

是篇載諸戴記不知作者必出於七十子篇中引曾子之言疑其徒所記程頤表之於前朱熹註之於後可謂有識矣惟至其爲經一章傳十章以補第五章則無知妄作誤學者不小也自是以降人各有改本王守仁獨能從鄭氏本而至其所以爲說則程朱之下者已我邦伊藤維楨以毫傑之資首倡復古之學其惡末說之甚遂並與古大學而廢之物茂卿所謂懲羹吹竇固不誣矣况其改定原文則猶之襲宋習也要之作大學者先立大體然後發明之特取之其所蘊不必齊整驟見之則其言無倫如不相冒然是所以來後世之疑也熟讀玩味全篇神脈不移動一字而可以見焉物茂卿曰此篇爲乞言合語之記專言養老序齒禮之義猶之冠昏燕聘鄉射之禮有其義而不直釋其義依傍以言之者乞言合語之體爲爾且三章以下爲問答之解及以絜矩爲深衣之類牽強殊甚可謂無稽之言也已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於止至善
明德者君德也親民者與民相親愛也至善者禮

之善物也言大人所以為學之道惟在斯三者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

后後同下皆放之不知止者終無所得之是承上
文通上下而言之蓋為君止於君之至善則仁是
也為臣止於臣之至善則敬是也佗如父子國人
亦各有至善之事宜止之地今且言其一端君止
於仁則君德定臣止於敬則臣德定定即一也言
無貳亂其志也夫既定矣則上不偏下下不僭上
是謂靜也夫既靜矣則各安其所各安其所則思

不出其位於是乎出謀發慮無所不得焉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者禮之物也事者從事于斯也本者經禮也末
者曲禮也論語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
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
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
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
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右第一章

明德親民至善大人之學備矣自知止至近

四書身
錄大學格
物之物身
心身如家
即有本末
之物舍此
先生之說
相同

道四十二字言為學之方二章又論其循序相進以下五章反申明之然全篇反覆終不離是意孝經諸章多有是法古文之體為爾余以為大學一部之書止有斯三者佗皆敷衍之言耳朱熹三綱領之目實為不誣焉唯至拘其經傳之說合二章與所謂八條目並言則謬之尤者物茂卿動輒以昧乎辭議之非適當也○或問曰既以至善為禮之善物又引仁與敬以為宜止之地果孰適從對曰然以仁敬為止地而禮皆統之顏淵問仁孔子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記禮者亦云勿不敬夫道者禮而已矣雖有止於仁敬之心苟不由禮以行之則不能成其德也故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王守仁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伊藤維楨曰止至善者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果其說之是邪則衍一在字蓋明德自明德親民自親民至善自至善豈可混乎惟明德親民非止至善或有所塞故加於字而歸重於禮古人錯辭其不苟大率如

是物茂卿以為他書所不見獨為學宮發之
因引文王世子以成其說可謂牽強而已養
老固在於大學而大學豈獨養老之禮乎均
之皆不知斯名所由時勢使然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

知智同易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所謂
明明德之說也朱熹曰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
明德是不得乎辭且以明為磨而明之則古所無
也詩左傳可以見焉伊藤維楨曰若如朱熹說則
當曰明天下之明德而不可曰明明德于天下致
格皆至也致者招而至之之謂格又有正義言欲
招致其知者在於格禮之物家語曰行已不過乎
物謂之能成身亦是意也凡人之智不由禮而出
者所謂世俗之智甚至乎狡猾自喜而以為智豈
不戒乎是章以格物為致知之方闕一先字本自
了了朱熹並數為八條目不知何謂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不言正心以下，蓋正心誠意皆身中之事。既言在身，則其所以修身者亦在其中矣。惟辭有詳略耳。伊藤維楨曰：如登九層臺，可謂不思之甚。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鄭玄曰：壹是專行是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知本之知，如字言自本適末，自厚及薄是謂知本。知本者可謂至知矣。知至之至，訓及是則訓極。物茂，卿曰：與上文語勢自別。如曰仁之至，義之盡也。可謂能讀古書者矣。

右第二章

自明德逆推以至格物，又自物格順數至天下平。前言脩為之方，後言既成之勢，皆申明首章之義。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無同。下皆放之。朱熹曰：禁止之辭，不必然也。是

解誠意下又解自欺夫為人君者以好賢惡不善自處而其實或不至焉蓋其意在乎欺人而人終不可欺則見以為欺人者反自欺已也狡猾之徒外為好善內實為惡是知而故犯之也苟以已所欲非諸人以已所不欲是諸人豈不自欺乎古人所謂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亦是類矣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惡臭者必辟之好好色者必就之此出乎中誠其好賢惡不善苟能如是則謂之自謙言其自視不以為足慎獨亦言不為佗人耳目行之也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居為不善即與慎獨反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自欺也厭鄭玄讀為壓閉藏貌如見其肺肝者言明見其在中者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曰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嚴乎言其可畏也左傳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亦是意也胖猶泰也是以毋自欺解誠意以慎獨解毋自欺因引曾子言以小結之以下言因學問以得之則致知格物亦自在其中而終不離首章之意矣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詩衛風淇澳之篇序曰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

詩也淇水名在衛地隩隈也萋詩作綠朱熹曰綠

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

猗美盛貌斐文貌爾雅曰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

石曰磨瑟者毛萇曰矜莊貌僩者毛萇曰寬大也

赫者毛萇曰有明德赫赫然也喧詩作宣毛萇曰

威儀容止宣著也諠詩作諼毛萇曰忘也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

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道學鄭玄曰道猶言也物茂卿曰中庸有道問學

則道當去聲迺導於學之謂也未知孰是恂者物
茂卿曰恂恂然似不能言者恭之至也鄭玄讀如
巖峻之峻非矣慄亦恐懼敬之至也可畏謂之威
也可象謂之儀也是一節見爾雅釋訓作大學者
引以明詩義伊藤維楨以為全襲之者非矣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詩周頌烈文之篇序以為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
詩也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
沒世不忘也

又上止於至善也

是說詩之辭上引武公是引成王惟取其至善不
可忘之義耳君子小人皆指前王之時人君子知其
可賢而賢之小人知其可樂而樂之親利亦同矣
論語所謂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亦是意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鄭玄曰顧猶念也諟猶正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虞書堯典峻書作俊古字通用言顯用俊德

人也

皆自明也

以上明之德

文王之明德湯之奉天命堯之明俊德皆出乎中
大誠故謂之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鄭玄曰盤銘刻戒於盤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以上皆言古聖先王承天命以
有天下必有所新建以維持數百年之久是篇所

謂至善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以上新民

極者中也即是禮也伊藤維楨曰猶皇極民極之
極是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以下後言止至善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者王者之都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詩小雅緡蠻之篇毛萇曰緡蠻者小鳥貌朱熹曰
鳥聲未知孰是鄭玄曰丘隅者丘角也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是孔子說詩之辭鄭玄曰於鳥之所止也就而觀

之知鳥擇岑蔚安間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
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
焉得知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詩大雅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者
繼續也熙者光明也止在詩為語辭是引以取義
也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是結上三詩之言以明止字義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

治之使無訟者本也至其有訟則雖察之明乎而
末矣鄭玄曰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
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
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朱熹亦因此以畏為
畏服民之心志果其說之是邪則聖人之政不能
勝申韓而上之哉物茂卿特以為訟者之情原諸
曾子所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勝鄭朱遠甚而
是章言聽訟之不可恃因及聽訟之弊則亦胥失

之矣言以聽訟自喜者必貴材智或逆訟者之心
先訟者言之不以情恕之其窮至乎殘忍刻薄使
民畏懼不能舉契所以上下否塞遂取怨望也情
字宜屬上人左傳魯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
必以情曹劌曰忠之屬可以見焉

此謂知本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是三者或正
修齊治平之本也知本者格致之效也

知本即是誠其意也是承止於仁以聽訟言本末
也

其論右第三章

以下皆申明第二章意終亦不離明德親民
至善每章必揭所謂二字兼兩事而論之是
特不然者二章既以格物為致知方則不
族復論說本自了了朱熹輒取程頤說為補
傳文僭哉妄哉且其言曰大學始教必使學
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
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
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
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古之教所無
伊藤維楨駁之當矣物茂卿曰按此章以下
亦古時講論之言以問荅明之故每章首句

皆不可連下讀不知何據亦無稽之言已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頤曰身有之身當作心今不從之惟如物茂卿以為折身心為二則浮屠之見不必然也言以禮修身者宅心於禮心無所宅則不得其正也仲虺之誥曰以禮制心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則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皆古治心之說也伊藤維楨曰論語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今以大學言之則皆為心之不正夫子之言豈可非之哉夫好樂有以善言者有以不善言者推其語勢而可以見焉蓋其人不信是篇凡有可議者必極言之以成其非孔子遺書之說要之皆不可從也果其說之是邪則至善之善與善柔之善相混乎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左傳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洫盟及鄭伯盟軟如
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又定十五年春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執
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
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
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
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
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
心不在焉之說也曰益未二樂財者三樂樂者

右第四章

論正心之義即以禮制心也後世心學出於
禪寂之說不啻冰炭之異何疑似之有伊藤
維楨曰語曰發憤忘食又曰三月不知肉味
若以大學律之則聖人亦不免於放心也夫
不知味與忘食皆言切至之狀何必酸甘不
知水穀不入然後為篤於好善乎况是章承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言不與論語相涉其
駁之則非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
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僻同之適也。言人君行禮不專，則之斯四者，邪辟之心生也。好而知其惡，是不辟於親愛也。惡而知其美，是不辟於賤惡也。曲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美。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是即辟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物茂興曰：是章反言，故亦反結。

右第五節

論修身之義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訓民如是其大者乎。

カ九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

養子而后嫁者也。鄭玄曰。養子者。推心而為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

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

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一家一人皆指君言之。興如民興行之興。有鼓舞

之意。機者。弩牙發動所由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

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率者。以身先之也。其所令。反其所好。則自欺之謂

也。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求者。責也。非者。毀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是七字疑衍。蓋因章末結語誤矣。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壯貌。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新

カ
治

カ

カ

カ

カ

カ

カ

此說詩之辭

詩云宜兄宜弟

詩小雅蓼蕭之篇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又說詩之辭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詩曹風鳴鳩之篇

其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又說詩之辭以上三詩皆自家及國之意其儀不

忒亦修身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第六章

言自家及國亦在脩其身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信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

倍背同絜絜同興字義見前言君子有秉法于民

之道也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

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鄭玄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

之要，盡於此得之矣。朱熹曰：身之所處，上下四旁

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是自家言。伊藤

維楨駁之，可謂當焉。物茂，卿曲，裕處中之解。惟欲

成其養老之說，固無正據，不可從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此說詩之辭。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

姓以從己之欲。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同。截然，高大貌。巖巖，積

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者，周大師尹氏也。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又說詩之辭。僂，同辟。字義見前。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于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詩大雅文王之篇。儀，詩作宜。峻，作駿。峻亦大也。喪

亡也。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又說詩之辭道言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慎德即明明德之意。是承上文論有土地人民必在乎德。以言世不能然也。此斯同。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又為世言財用者發之。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土地人民貨財利用，皆由明明德而出焉。捨德取財，是疎外其本而內親其末也。外本內末，則民亦相效爭奪。是上使之然，故謂之施言如施令也。曲禮曰：積而能散，是言民財聚散皆在乎人主而終不離首章本末之意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朱熹曰：悖，逆也。言出於己，故曰悖入；言其反之也，故曰悖出。言其失之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亦峻命不易之意。

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是說書之辭，亦言至善不可不止之意。

善

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是說書之辭，亦言至善不可不止之意。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爲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韞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國聞之。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檀弓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
 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嚴
 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
 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
 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
 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是二節皆論貴賢而不
 貴財以言世不能然故善仁親皆指所得之人而
 其實亦不離至善親民止於仁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篇名也斷斷者專一貌休休者言其心
 之美也物茂卿曰能容人而曰如有容焉形容其
 量之大之辭也彥者猶邦之彥兮之彥言美士也
 聖者有智之稱也猶焉用聖人具曰我聖之聖也
 鄭玄曰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
 之甚也黎者衆也尚者庶幾也媚者妬也疾者害
 也違者戾也曰者語辭書作職媚書作冒不通者

正

三

身

言使之不得上通也。引之者言知大體之臣能容人而無佗技藝。凡庸之君不能識之。因以致君子在野。故下又言遠不善。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逆屏同能好人。能惡人。即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也。媚疾人技。違人彥聖者。必是巧言令色之人。足以熒惑人主。故其放流。逆之非仁人則不可矣。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鄭玄曰。命讀為慢聲之誤也。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

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見賢視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舉賢者人之所好也。不退不善者人之所惡也。今既不能舉之。舉亦不能先之。既不能退之。退亦不能遠之。是謂不順人性。菑害必及其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承上起下之言。此以下為世言財用者發之。因

三

三

加一大字以別先王之道左傳孔子曰楚昭王知
大道矣言知天命也皆與禮運所謂大道不同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恒足矣

呂大臨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
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
舒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興也散財得人謂之發身散人殖財謂之發
財

未_レ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_レ有好義其事不終
者也未_レ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朱熹曰上好仁以愛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
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者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
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周禮
凌人職曰夏頒冰掌事左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

連

三

書

發

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
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
密祭於是乎用之百乘之家者有采地者也察雞
豚畜牛羊畜聚斂之臣皆為利故也其不為之則
義也蓋盜臣止汙其身至聚斂之臣則失義傷民
以害國家也論語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
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
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
使為國家留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自用也鄭玄曰彼彼君也君將以仁義善其政而
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
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

右第七章

言治國平天下在絜矩之道因論貴賢賤財
非七十子之徒誰復為之哉後儒紛紛皆取
諸其臆要之信古之不篤也悲夫

金峨先生大學古義終

